

三獎



作品

斑雀雨

得獎者

邱常婷

邱常婷，一九九〇年生，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碩士畢業，後任職友善書業合作社，目前就讀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班。曾出版小說集《怪物之鄉》、《新神》以及類型小說、兒少小說若干。

得獎感言

我在幾個人面前會發病，症狀為瘋瘋癲癲地手舞足蹈，自稱天才小說家，而這些人會無視現實地、傻呼呼認同我，感謝他們，我的父母、家人與伴侶，這篇小說是愛的匯集。

斑雀雨

在與父親死去同樣的地方，一隻山羌的屍體倒臥在雨中，彼時雨水匯集地面，如小溪般奔流，肉眼無法看見之處，電光如葉脈般淌過濕潤的土地，電子密切交集，微生物輕聲咬噬，微量元素彼此交換，較弱者或單原體被擠開、吸收，形成新的物質，成為植物與土地的養分，遠方傳來轟轟雷聲，氮肥淤積在葉面上，又隨著雨水降落地面。那是一隻年幼的山羌，我和母親都不曉得牠為什麼會在那裡。

「把牠埋起來吧。」母親說。

我們穿上螢黃塑膠雨衣，拿起鏟子在雨中一言不發地挖洞，鏟子時而碰撞，發出沉重的聲響，最終僅僅掘出一個狹窄的凹陷，對於山羌來說仍然過於寬敞。母親到倉庫中取來培養土，細細鋪在死去山羌的身上，直到凹陷填平。

「要壓一些石頭上去，否則野狗會把屍體重新挖出來。」我說。

可母親低語：「這樣就好。」

1

冬天，春天，夏天，倒地鈴日漸生長。焚風吹過山坡，將水霧吹開，陽光照耀在裸露的後頸上，熱得發癢。我用香蕉刀一點一點切開雜草的根，把上方的莖葉扔進竹簍裡，根深入泥土，需要讓香蕉刀再切一圈，連著大塊泥土挖起雜草根，抖落充滿營養與微生物的泥土，剩餘的根再丟到竹簍中準備拋棄。

我與母親的工作時間總是錯開，她習慣在天光未亮的清晨開始工作，直到中午用餐後午睡至下午三點，而我經常睡到起霧的時刻，那是這兒的山獨有的時刻，日頭從天心西斜，霧如同受到召喚般鬼魂地徐徐從遠方山稜線往下爬行，不久便會沁入空氣，帶來潮濕與涼意。

「梅雨季快到了。」母親有時重複，藉此呢喃著種菜的時機、種子發芽的可能，那使我想像她的生活完全是與四季密合的。

可她說話時總不看我，像與過去別無二致般，她荒涼的日子與自言自語。

其實我知道原因，我在她的眼中看見秘密，她以為我不可能懂嗎？我是她最聰明的女兒。她的目光彷彿在說：不，妳不能懂。隨即一聲不響地移開。

死去山羌被埋葬於農園一角，有時爲了工作，不經意踏上那片新土，雨鞋底端傳來異常的鬆軟觸感，總使我驚慌地跳向一旁。母親說：不要在上面安放大石頭。原因是不想讓重物壓住山羌本該自由的魂魄。

小時候母親曾對我說過一個故事，小男孩由於母親經常工作，疏忽了他，他於是變成鳥，披散在

肩膀兩側的長頭髮變幻爲翅膀，但即使成爲了鳥，男孩依然想念母親，因此不斷呼喊著：「伊娜——」

我已許久沒有呼喊母親「伊娜」了。

記得母親說完故事時，我詢問她：「妳也可以變成鳥嗎？」

因爲母親曾是部落裡的女巫，我期待她能夠變成鳥。抑或是，期待她也能如故事中的男孩一樣，變成鳥……其實就意味著消失不見，這是多麼方便，我看見父親在廚房的身影，他也側頭專心地聽。於是母親說：可以。

有好長一段時間，我都在期待母親變成鳥，母親會成爲什麼樣的鳥呢？也許會是八哥，因爲她喜歡學人說話，父親教我英文單字的時候，她會咬著舌頭一個字一個字艱難地發音；也或許是夜鷺，她在夜晚尖叫，以爲沒有人聽見，隔天形色如常地替我做早餐；更可能是烏頭翁，因爲她的頭髮就像烏頭翁一樣，又短又黑，雜亂地豎起。但不論如何，理所當然的，母親始終沒有變成鳥。

年幼的我曾因此恨她。想她是如此急切地渴望得到我的注意，爲此不惜撒謊。

我在半年前從英國回到台灣，帶著未完成學業的恥辱。由於無法面對人群，以及都市令我呼吸困難的空氣，我回到東部小鎮母親位於山坡上的屋舍，這片農地原是父親與母親共同買下，準備退休後能有事做。父親驟然離世，母親一個人需參養整片山坡上的農園，種植的作物有酪梨、桑葚、檸檬和

香蕉，她戲稱自己的農園是百果園，除了那些，她還種了芋頭、番茄、玉米等各種蔬菜。

一個人種這麼多的作物有什麼意義呢？初開始幫忙時，我曾心懷疑問，母親堅持獨自照料農園，也是爲了懷想父親吧。母親或許曾經後悔過，但我不敢探問。

工寮的走道上，有一巨大的塑膠桶，裡頭是她用苦茶粕與芝麻粕製作成的微生物液態肥料，又稱發酵液肥，裡頭參養著無數對植物有益的菌種，我問起菌種類型，她說了兩個，共榮菌和固氮菌，到產銷班上課上了那麼久，她只記得這兩種。

只見母親用長木棍攪拌桶內深色、惡臭的液體。她攪拌液體，就像攪拌一整個難以辨明的宇宙，彷彿她依然是她族裔的女巫，開始用我不理解的方式爲我降下保護。她在我被農舍裡的壁蟲咬得全身紅腫時，給我一些白色的粉末，告訴我那是矽藻土，撒在床邊，不要接觸皮膚，那些粉末的結晶邊緣十分銳利，可以割傷害蟲，讓牠們緩慢死亡。

我仔細凝視白色粉末，暗想這麼細小的土如何才能傷害肉眼可見的昆蟲？可過了幾日，壁蟲確實消失無蹤。我想像細小的蟲被切割成碎片，我無法看見的，母親以奇異的方式預知。

液態肥料呈現濃稠的深褐色，沾染在手上，有一種濕漉漉小狗的氣味。

母親每週會挑選一天，將三個量杯的液態肥料倒進噴霧桶，混入十六公升的水，接著走過農園裡每一處，讓霧狀水氣充盈整座農園，母親說，這麼做是爲了建立微生物完整的生態系，從而抵禦害蟲。說得煞有其事一般，我剛聽聞時不免嗤笑，只因從小我與父親便默契地認爲，母親不可能懂得這

些。

自從我回到這裡，母親便將噴灑液態肥料的工作交付給我，並告訴我祕訣，在有風的時候噴灑，可以在最少的步數裡讓霧氣飄散到最遠的地方，同時，晴天噴灑液態肥料和陰天永不會相同。起初仰望母親在山坡上揹著沉重的噴霧桶，手執金屬噴頭，行走之處迤邐一片短暫彩虹，我想母親確實、毫無疑問的，曾經是女巫。一如過去我曾回部落參加五年祭的過往，祭儀前女巫需對整座村莊進行遮護，形同看不見的力量悄然覆蓋住眾人的家屋，而母親噴灑的水霧亦形成某種看不見的力量，遮護著整座農園。

2

格拉斯哥大學的雷克爾動物學博物館地下室養著一群斑雀，出生便是爲了實驗，一生中從未見過天空。

我很好奇，假如有一天這些斑雀看見天空，會發生什麼事？

人類研究世界森羅萬象的起因，或許都是緣於這份好奇。

我在英國就讀野生動物研究所時，主要研究環境豐富化對動物的智力影響，最終目的是爲了改善豢養中動物的生活環境，讓牠們普遍接受更多的刺激，以避免出現神經病與智力低下。不過動物非人，所以我們通常不用「智力」指稱，而是「認知能力」。

這段時間我參與過很多實驗，包含無腦貓的研究，我們將實驗組貓部分大腦移除，與對照組正常貓分送給愛貓人士飼養，幾個月後回訪調查，結果證實飼養無腦貓的家庭並不認為這些貓與正常的貓有何不同，至多就是這些貓似乎不太能回應飼主的呼喚，也不太知道飼主是在呼喚自己。

無腦貓的研究有很多，最著名的大概是曾有科學家將貓大部分的大腦移除，只留下腦幹，讓這隻貓在跑步機上走動，牠仍能保有基本的動作與行為。

人類認為自己是所有的生物中智慧最高的靈長類，理所當然會對其他物種施予古怪的實驗，所有的實驗無論起因或結果，其背後所要證實的永遠只有人類較其他物種高等的猜測。

舉例來說，曾有實驗讓貓吃死去的貓屍，研究者聲稱是爲了研究寄生蟲，但真正的原因從未被揭露，賜予同類屍肉並在更高處冷眼旁觀一切，不就是爲了測試動物辨認同族的能力？倘若動物並未發現，就更能突顯牠們的野蠻與人類的高尚罷。

我選擇研究野生動物的原因，按照父親對外人炫耀式的說法，我是「從小就喜歡動物的孩子」，然而我很清楚，自己實際上只是爲了更加了解人類與動物的不同，賭氣般地爲了向母親證明她的錯誤。因爲從小到大，即便母親從未變成一隻鳥，但每當我質疑她，或者以科學性的詞語嘗試說服，她都不斷堅持她能夠變成一隻鳥。那時的我還沒有認知到，母親與我還有父親的知識體系如此不同，若她相信的單純事物、曾爲女巫的對另一個世界的理解，都不足以爲外人知悉，那麼無論我再怎樣嘗試從真實中取證，也無法讓母親信服。

幾次實驗之後，我的指導教授讓我選擇畢業論文的主題，不知怎地，我想到自己在前往英國前查找到的資料：動物學博物館地下室飼養著一群斑雀……我於是選了鳥類認知能力的研究，隔天便如願以償跟隨學姊走入博物館地下室，在那之前，我曾想像其中景況，直到親眼所見，我幾乎無法發出聲音。

無數的籠子或大或小，堆疊於室，我感到沉默，接著是吵雜，那是巨大而喧囂的吶喊，籠中斑雀閃爍螢亮的眼睛，發出細微尖銳的叫喊，牠們在叫喊什麼呢？牠們的吶喊如此卑微，又如此淒厲，像螞蟻般細細爬上我的背脊。我聽見學姊喊我的聲音，我回過頭去，聽她講解地下室的使用規則。

這些斑雀完整的中文名稱是斑胸草雀（zebra finch），牠們擁有鮮紅的喙、臉頰上的橘色塊，翅膀下方和尾部有圓點及黑白斑紋，因此得名。

爲了記錄實驗結果，我連續幾個月睡在實驗室裡。

前兩個月做實驗，將斑雀分爲兩組，一組可以輕易取食大麥，一組則增加取食困難度，將大麥放在盒子內，棲木也放置在較高的地方，後面的時程，我會測量兩組斑雀的飛行、認知等各項能力，以證明取食困難度較高的斑雀，在認知能力與健康上都比另一組要好。

這項研究就跟英國學者的大多數研究一樣，十分古怪而枯燥，我每天必須在固定的時間精準記錄斑雀的各項數值，久而久之，我感到無聊，同實驗室中的學姊是愛爾蘭人，她有一頭柔軟的紅髮，或許是察覺到我的力不從心，她嘗試跟我聊天：「妳覺得人跟動物的區別是什麼？」

「同樣都是生命，區別並沒有那麼大。」我嘗試回應。

這很弔詭，因我在動物學的研究上能夠走這麼遠，自始至終都是由於母親曾說過的謊言，如今面對他人的疑問，我反而表示不同生命間的區別並沒有那麼大。或許父親的話對我產生了影響，我從小就喜歡動物，這個謊言不像母親會說的那樣荒唐，這個謊言幾乎可以實現。

「我想妳是真的很喜歡動物吧？」學姊不在意地道：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妳得小心一點，妳是新生，做的實驗還不夠多，研究人員與實驗動物的關係當然是很親密的，但當妳能夠掌控所有變因，而這些妳以為能夠思考、富有智慧的動物，在妳的手下漸漸變得呆板、缺乏人性，妳會非常失望，妳會更殘酷地對待牠們。」

「我不會的。」我說。

儘管如此，學姊的話語仍盤旋不去，或許我著迷於這種親密。但怎麼可能關係愈親近，對待對方就愈殘酷呢？

下一個月，我在機械性地將斑雀抓進實驗籠中時，由於過度疲憊弄斷了牠的翅膀，但斑雀並沒有掙扎或尖叫，相反地，牠用那雙棕色的小眼睛平靜地凝視我，就像毫無感覺一樣。

柏拉圖曾經在《理想國》寫道：有一群囚犯被禁錮於地穴當中，他們無法看見其他囚犯，也無法轉身，終其一生都只能凝視眼前的牆面。在他們身後，有燃燒火炬投來的光亮，以至於在牆面形成影

子，這些跳躍的光影成爲囚犯們唯一能夠看見的事物。而這時若有另一些人高舉各種器物、假人等實驗器材經過，囚犯們會看見倒映的假人與器物投影，並將人們的說話聲當成影子的說話聲，於是囚犯便將自己看見的影子視爲真實之物。

出於不明原因，我將地下室裡的斑雀想像成地穴裡的囚犯，地下室內的白熾燈管對斑雀來說便是太陽，而帶有汗跡的天花板則爲天空……這樣不對，從未見過天空與太陽的鳥會本能地知曉天空與太陽的存在嗎？究竟太陽與天空的概念深植在牠們的基因裡，抑或牠們必須親身接受陽光的輕撫，讓雙翼投入穹蒼，才能以感官理解兩者的存有？

我心中產生了一個困惑，對於世間萬物的研究便依此生出。

3

母親從午睡中醒來後，我會與她換手，走進陰涼的屋內休息，而母親繼續農務，將臨的黃昏似乎也把霧氣帶走，餘下的時間裡滿山遍野如夢的橘黃光芒。我與母親默契地將時段切分，盡量避開彼此，而我卻經常打開手機，連接到屋外的監視器畫面，悄然觀測母親。

山上的生活不如人們想像的輕鬆，總是會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物出現干擾農作，在這小小的農園裡，光是電線就被偷了好幾次，我們爲此請警察前來設置巡邏箱，並裝上隱藏式攝影機，攝影機與我的手機連結，讓我能 anywhere 看見山上的情況。

我卻養成即便只是在農園旁的屋子裡，也把手機開著監視外頭的習慣。當我打開手機，屏幕顯示外頭陽光燦爛，母親小小的身影或彎腰、或蹲下地忙碌著。

自從父親死去，我回來，我們之間共同的記憶裡經常橫互著父親的亡影，不曉得母親是否憎恨他，我的印象中，父親曾經半認真地問我：「妳相信看不見的東西嗎？」

什麼是看不見的東西呢？我問。是鬼魂、是神靈，是來自母親那邊的巫術嗎？

「不。」父親說：「不要相信那種怪力亂神，我是說知識。」

接著他用他僅知的英語單字考我：「蘋果是什麼？」是耶波！我答。「不對，是欸波！那小鳥呢？」是博……我遲疑。「是pigeon」他道。我們嘻嘻哈哈地說話，直到母親買菜回來，她只是問了一句：「你們在笑什麼？」那聲音帶有渴望、羨慕以及當時的我難以明白的東西。

可父親立即收斂笑容，冷漠地喃喃：「反正妳也不懂。」

父親是讀過書的人，曾經在附近小學當老師，他生前始終都不明白，自己怎麼會與母親結婚。他對我說：「妳曬這麼黑，像番仔一樣。」

像妳媽媽一樣。

不要像她一樣。

我向母親，她矮小粗壯的身軀、黝黑的皮膚與短硬的頭髮，無論哪一部分都不像能夠幻變成鳥類翅膀的樣子。

母親卻不是軟弱的女人，父親的語氣與眼神使她急於競爭我的注視，她開始會在父親前往小學工作時，偷偷將在同一所小學上課的我接走，不向老師請假也不說任何理由，那通常會是一個特別的日子，而我總有一種準備與她亡命天涯的感覺。

母親的故鄉位於山間，貨車在產業道路上行駛一個鐘頭後進入一片山谷，低矮的圍牆邊停放車輛，下車後走路進入部落。母親幾次帶我回去，我才漸漸明白母親曾為女巫的過往。

她是家中獨女，很早就被祖靈選中，曾有師傅教導她吟唱儀式的經文，並告訴她他們的祖先便是與女神相遇，才習得處理族人老病死的所有儀式，女神與祖先甚至誕下後代。直到後來，女神必須回到靈界，但每隔一段時間，祖先會燃燒小米稈，讓煙氣形成女神通往人界的道路，雙方再次重逢。

母親通過儀式正式成為女巫，她擁有一顆小小的黑珠子，某天憑空出現在她身邊，她告訴我那是神靈給予的證明。

母親一直做為女巫，直到天主教在部落設立教堂，人們再也不需要她為止，不，實際上我不能確知母親不再做女巫的時間點，偶爾詢問，她的答覆也全然不同，當她憎恨父親時，她說是父親害的。她心情平靜時，則說是神父收走她的巫師箱燒掉，從此不做女巫。但有時她也說是為了我，為了讓我不再被同學嘲笑，有時依然是為了我，她直到現在還是女巫，有一天將變成鳥，讓我高興。我自己倒是能夠指出母親生命的轉捩點，令她脫離女巫身分成為凡人的關鍵，那是她離開部落，到市區工作後，經由朋友介紹遇見了父親。

母親形容當時的父親就像極瘦、剛從冬末醒轉的山羌，如此突兀地看見人類……看見母親，本想轉身逃跑，可母親有女巫的力量，那甚至是獵人的力量，於是父親呆站著，任由母親走向他，撫摸他的臉。父親成爲我們家族神話裡的祖先，而母親是女神，女神離開靈界來到人界，成爲凡人女子，與父親誕下後代。

母親對我真誠，可年幼的我意識到，母親的女巫只是管理生死儀式的贗品，不符合我的想像，母親的女巫無法將人變成鳥……幾次以後，我厭煩在上課期間與母親的逃亡，更對同學們投來的視線感到羞愧，我終於拒絕和母親回部落參與儀式的邀請。

我佯裝認真上課，母親站在窗外，黑得發紅的圓臉困窘地對我笑，夏日的熱潮使她汗流浹背，她等了許久，等我改變心意，但我不曾回頭。

或許是從那時候開始，她決心尋求知識。

她的字彙從我聽不懂的古老族語轉變爲發音標準的「電子」、「液態肥料」、「自營性微生物」、「碳源」、「菌根菌」、「原核生物」、「耐久體」、「物質循環」、「木質素」……農園中的事物從未知難解變爲可被分析，她說葉子枯黑的原因是東北季風讓海水的鈉離子、鹽分吹入園中，導致植物葉片的邊緣燒焦；她說某些水果外皮顏色那麼深是因為農人添加了太多的錳，那是一種催化酵素；她說父親之所以死亡，是因為颱風強降雨造成土壤鬆動，父親摔倒時頭部撞擊到硬物。

在我看來，母親宛如成爲了另一種形式的女巫。

我回台灣前，她獨自處理父親的喪事，我偶爾會想她從那時就開始上課、學習連我也不懂的專有名詞嗎？父親活著時是否也曾訝異過，自己從未正眼看待的妻子突然開始理解複雜的知識，那使他痛苦嗎？他的自尊心毀壞了嗎？以至於他做了那樣的事……做為父親的女兒，當我回來，爲了對抗我，母親開始展現知識，像是由我取代父親展開的一場競賽，我們心照不宣，這場賽事的徵兆從我年幼時便已顯現。

4

我在完成斑雀實驗前一週接到母親的電話，爲了寫論文，我沒日沒夜地記錄數值，幾乎遺忘了日期與時間，以至於手機沒電了好一陣子，母親聯絡不上我，不知用了什麼方法，她的越洋電話直接打到我讀的研究所辦公室，聽說她一句完整的英文也講不出來，只是不斷大叫我的英文名字，助教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理解她的意思。我被催著從實驗室一路趕去，接到電話的瞬間，我聽見母親說：「他外遇了。」

僅僅是這樣一句，我突然感到疏離，像旁觀者般聽自己對母親說：沒事的，別難過，我很快就要畢業了，再回去陪妳。

但母親卻說：「我不難過。」

她不難過，她的聲音裡有一種決絕，來自父親對她的蔑視，來自我對她的蔑視，來自她無法變成

鳥的悲哀。

掛上電話以後，我突然發現，自己對於父親的行為並不意外。

斑雀的實驗仍在進行，我開始每天早上打網路電話給母親，探詢她與父親的狀況，她總是說「很好」、「沒什麼不好」、「我們在協議離婚」、「我之前的農業課程很好玩」、「一切都很好」、「我們今天學到怎麼養微生物」，有時她像即將崩潰，語調在句子的最後傾頹。有時她故做歡快，如過去般裝瘋賣傻地說，等離婚了她就能變成鳥，她會在我面前變成鳥的，畢竟這是從很久以前就答應過我的。

可是人不會變成鳥。我告訴她。

而她在視訊中對我眨眼：「我會變成鳥，一定會。」

最後一次和指導教授會面結束，我收到母親的訊息：妳爸死了。

從那之後，有好長一段時間我無法打通母親的電話。到底是為什麼？怎麼死的？怎麼會死呢？他還那麼年輕，他考校長考了十年，聽說最近終於考上了，若能離開母親，他不是還有大好的人生嗎？我替父親惋惜，是的，我始終站在父親那邊，從好多年以前開始，大抵是母親站在教室外等我放棄學校課程那一刻，我遂意識到我永遠不會將她視為與己同等，她黑得發紅的臉展開蒙昧的笑容，對我來說過於直接、過於單純，無論是我或父親，都無法配得上那樣一張臉。

我恨父親對母親的背叛，一如恨我自己，我的遠離也是一種背叛，而做為共犯，陪我練習英文單

字，教我寫書法，買百科全書給我的父親，他纖細、文質彬彬的模樣，偽善醜惡得更加接近常人的模樣，我再也無法看見了。

如是這般，我該如何繼續我的研究？

幼時我曾希望母親可以真的變成一隻鳥，如此一來我就再也不會因為有這樣的母親，感到羞愧。父親死後，我依然希望母親變成鳥。唯有變成鳥，她才得以成為我專注的對象，我與她將擁有親密無間，研究者與實驗動物的關係。

5

梅雨季來臨前的某天，母親告訴我，我們的噴藥車被偷了。

噴藥車是父親留下的，要價二十多萬，母親的農園起伏崎嶇，不適合使用，噴藥車也就放在倉庫裡，日漸滋長灰塵。我陪母親下山報警，連著上次電線被偷這已是第七次，值勤員警替母親做筆錄，同時答應會更為頻繁地去附近巡邏。

趁著母親還在做筆錄，另一名我不認識的警察遞給我一杯水，領我到沙發處休息，他嘗試與我聊天，可我低著頭，無言以對。

他提到父親，他詢問我是否知道父親的死因。

父親死在颱風的大雨裡，摔倒時撞擊到頭部，他孤零零地倒在泥地上，遠方有雷聲隆隆，暗示著

雨，彼時他或許急喘著氣，瞪大雙眼凝視陰空，胸膛劇烈起伏，四肢顫抖，尤其是雙腿，無力地踢蹬而無法真正起身，他等待著，希望有人能發現他，可是始終沒有人來，他等待的事物於是漸漸成爲了死亡。直到他心臟停止，微生物與昆蟲齊聲歌唱，細菌開始分解，更多生物加入吞噬，此時過去所有以肉眼無法看見的，父親均看見，他肉身的皮膚碎片，他的最後一滴汗水與淚水，他的血，沉入土地，隨雨水遠行，他加入盛宴，他成爲無限的有限，他是唯一，他無以計數，他剝落，分離，幻變，最終成爲自然本身。

母親告訴我，她是如此想像父親的死。

儘管我知道，經過檢驗，父親的死因是長期肺部浸潤導致呼吸衰竭，他的肺因不明原因感染，讓他發燒咳嗽、無法呼吸，最終頹然倒地，頭部也沒有遭受撞擊，他是在雲霧飄盪的山坡地上因窒息而死的，幾乎就像在霧中溺斃。

我詢問母親多次，試圖比對我收集到的訊息，但母親堅持說法，不願改變。

我也只能吐出自己僅知的事實。

那日離開警局，母親帶我去便利商店吃了蛋捲冰淇淋。平日我們除非購買日常用品，否則很少下山，吃完冰母親不知怎地心情極佳，又買了十幾種微波食品，說要比較看看哪種最好吃，到了後來，我倆嘴裡塞滿肉醬義大利麵、咖哩飯、排骨飯，我們的眼睛裡溢滿祕密，我們的胃也鼓脹祕密。我們笑得好開心。

我不曾告訴母親，但我想她早已知曉，我剛回來時便偷偷把她的發酵液肥送往試驗所進行檢驗，其中含有一種桿狀菌，那種桿菌很特殊，極有求生欲，它們附著在某處，一旦接觸到碳源就會吸附住並開始寄生。根據網路查詢到的資料：自然界中最大的碳源就是人體。

我曾經是父親的共犯，如今也是母親的共犯。

此刻透過手機屏幕上的監視器畫面，我看見母親小心翼翼從埋葬有山羌的土塊邊走過，她花費心血製作的發酵液肥仍在塑膠桶內旋轉，需要定時人工攪拌，裡面有些什麼樣的菌呢？我問過母親，每一次，她都只說得出兩種，她似乎喜歡我問她，每當我問，她便紅著臉急切地向我解釋，可只有這一整桶她所養殖的，由微生物組合而成的神秘液體，她結結巴巴、難以說清，到了後來只願意說明自己完全按照農委會的規定，做的是有糖發酵。

我想告訴她，不要驚慌，不要害怕，我不是父親，我永遠不會背叛妳。

隨著夕陽西斜，監視器畫面也轉為陰暗，母親的身影僅剩細微的輪廓，給予我難言的顫慄。

夜晚已然到來，空氣中充斥燒焦的氣味，隱忍的潮濕燠熱，梅雨季即將到來，黑暗裡傳出猴子的叫聲，山上總是發生奇怪的事，長得像蜂鳥的蛾類、突然出現在天空中的異物，仔細一瞧又什麼都沒有。有時彷彿有人說著我名字中的一個字，語調毫無起伏、沒有感情，我從不敢回頭。樹葉草叢間經常有不明生物飛竄而過，風吹草動又暗示了非人的存在。

如此不安中我照例與母親並肩入睡，母親通常比我早進入睡眠，我聽著母親沉重的呼吸聲，外頭如此寂靜，以至於最微小的騷動我都能聽見。起先是細微的腳步聲，隨後是輕短的喀嚓聲，那聲音像極了我們用來擺放農具的倉庫鎖被打開時的聲響，我想叫醒母親，可是當我看見母親單純無傷的睡臉，我忽然什麼也說不出口。

不知為何，母親靜止的模樣使我想到斑雀，那即便被折斷翅膀也依然靜靜凝視我的斑雀。

屋外手電筒的燈光小心翼翼地閃過，光芒中搖晃的影子投在牆面上，我閉起眼睛，想像自己是洞穴裡的囚徒，面前的影子是我唯一的信仰。

我很快睡著，做了一個夢。

夢裡母親穿著她族中女巫的傳統服飾，身揹美麗的巫師箱，她背對著我，吟唱我聽不懂的語言，身體輕輕晃動，於是山間起霧，遠方閃電劃破天空，隨之降下大雨。

我聽見她說：我會變成鳥，爲了妳。

雨聲從夢境來到現實，當我甦醒時，窗外灑滿雨後陽光，母親不在身邊，我打開手機，查看監視器畫面。良久，我起身想打開門，卻在握住門把時停止，我想……我但願自己的餘生都能留在這裡，透過手機，我會成爲母親永恆的觀測者，這是無比親近，又極其遙遠的距離。

後來我總是憶起母親那晚的睡臉。

斑雀一樣的臉，單純無傷……也或許不是，或許只是我的想像而已，記憶總是會騙人，對照結

局，母親的睡臉應該是不安分、殘酷的，帶著一絲雀躍，永不悔罪，彷彿她根本沒有入睡。

警察來過，問了我幾個問題，我記不得了，他們問的問題讓我感覺無用，比起我問自己的……我自問，後不後悔？我會後悔做為實驗者，卻沒有注意到那微小的變因嗎？如果我注意到了，母親是否便不會走入雨中？

人們持續詢問我，到底看見了什麼。

當然，我肯定看見了，畢竟雖然昨天下雨，但母親與竊賊扭打得如此激烈，我總會聽到一點聲響吧？

既然聽見了，總會醒來吧？

既然醒來了，一開始也不會直接打開門，因為妳是小心謹慎的研究者，妳肯定是先打開手機，透過監視器觀看吧？

妳看見了，但當做是夢境的一部分嗎？妳是不是，終究背叛了她？

所以沒有，我沒有看見。

我沒有看見母親悄悄推開門，步入雨中，而一名陌生男人正從倉庫內走出來，手裡拿著貴重器械，他們凝視對方一會，隨即走向彼此，他們伸出的雙臂有那麼一瞬間，宛如即將相擁。

我沒有看見過程中男人打翻了母親飼養微生物的塑膠桶，不知怎地，那些液體一旦碰觸地面立刻蒸發般地幻變為霧氣，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畫面，理當不可能屬於現實，那是母親的巫術。

我不能看見男人手執金屬器械，重擊母親的頭，一下，兩下，三下，直到母親向後方癱倒，滿是微生物的雲霧像有思想一般輕輕飄過母親身邊，雲霧巨大、鬼魅似地托起母親的身軀，那一瞬間，帶有翅膀的某種東西從母親身上離開，走入霧，霧和那鳥類形體般的黑影纏繞在一起，像是彼此依偎，又像是彼此對抗，從男人身旁經過，這黑色的水霧所到之處，沒有生靈能夠存活，男人掙扎著呼吸卻逐漸臉色發黑，他抓住自己的喉嚨，眼球突出。霧最終逐漸飄上天空，留下母親的身體、男人的身體，可這樣依然不夠，母親即將再度成為女巫，她變成鳥、變成霧、變成雨，她成巫之時，帶有微生物與魂魄的雲霧飄散到空氣裡，製造出針尖般的雨絲，物體撞擊地面的聲音傳來，發出比雨聲更為沉重的聲響，是我不知道名字的飛禽和昆蟲因那雨而落地死亡的聲音。

這一切，我該如何能夠看見？

他們調出監視器畫面，也是一片昏暗，由於山上沒有路燈的關係，畫面並不清楚，只能依稀看見母親是被男人擊打頭部身亡。

他們問我：「她嘴巴好像張開好幾次，妳知道她在說什麼嗎？」

我回答：母親叫我不出去。

他們處理完現場，即將離開前告訴我，很奇怪，竊賊的死跟我父親的死，看起來一模一樣。

我知道不僅如此。

那人的肺部還會擁有和父親死時一樣的桿狀菌。

菌類擁有和人類相似的特性，一旦附著在衣服上被人體碰觸到，菌就會渴望繁殖，像人類一樣，渴望繁殖，然後便寄生在人體，導致肺部感染，產生像是肺炎的症狀，甚至造成窒息。

母親究竟是不是蓄意的，我不知道，她失去女巫的身分以後，只是一名普通女子，是她製造了這種菌嗎？我後來得知，桿菌只能藉由被禁止的無糖發酵法才能造出。她站在教室外困窘而迷惑的臉彷彿就在眼前，我想像她將祕密深藏，深遠到連她自己也無從辨明，我多麼想對她說，她已擁有知識，她已超越我與父親……可是又如何呢？尋獲知識的代價那樣沉重，好比那些地穴中的囚犯，他們一旦離開壁面上的光影，來到地面，將全然被真物淹沒，死於陽光。

我想起自己離開英國前，做了與課業無關的最後一個實驗，我偷偷從地下室帶出一隻斑雀到外頭看天空。

我將斑雀倒放在鋪墊外套的掌心，形成微微的凹陷，斑雀倒入凹陷後會成為半催眠式的昏睡狀態，我用這種方式持續帶幾隻斑雀到外頭，並在回實驗室後給這些出去過的斑雀做記號，這個實驗的最終目標，是讓所有地下室內的斑雀都能至少看過一次天空。

隔天，那幾隻做上記號的斑雀全數死亡。

牠們死於撞擊，由於知曉了天空的存在，牠們的翅膀無意識地拍動，一遍又一遍試圖帶牠們飛上高空，可籠中鳥的天空只有冰冷堅硬的鐵桿，牠們在一次次的撞擊中咳血而亡。

我再也無法忍受，趁著沒有人的時候，我把盡可能多的斑雀藏在外套內，拉上拉鍊，緩緩從地下室走向戶外，隨後拉開拉鍊。

起先，斑雀們跌跌撞撞飛向天際，逐漸地，牠們開始墜落，下起了斑雀雨。

知識的代價

陳雨航

受豢養制約的動物，當我們認為牠有機會做其他選擇時，牠未必能適應新環境或做出與前此不同的行爲。如果你讀過勒卡雷的回憶自述《此生如鴿》的前言，那些從小隧道飛出去供人當槍靶的鴿子，若未被擊中，牠們會飛回原先圈養的所在，持續牠們當槍靶的命運。這篇小說裡沒見過太陽與天空的斑雀也類近。那麼，對應的人類呢？

〈斑雀雨〉最大的悲劇在原民母親，她具有的女巫身分和相應的知識，與現代社會知識體系已不相容，長期受知識漢人丈夫的蔑視，並且爭取不到女兒的認同與關心，遭背棄與孤立。然後，女巫與現代知識兩種體系有了滲透的機會……

作者以熟練的文字，平穩的布局，挖掘人們的內心，寫下一個漫長的家庭鬥爭與報復，一個驚悚的犯罪推理。